

祖父生于1911年,卒于1960年。我手头上有张照片,是1969年洪水后,我母亲亲手从祖父桐城中学毕业证书上撕下来的。我为这个细节问过她10多次,前天又问了1次。她说,毕业证像现在常见的奖状样的,被水泡化了。我说,妈,你要不撕的话,可知现在那张纸价值几何哦?妈说,乖儿子,那时屋快倒了,我划澡盆进家的,哪想到这些?我的下放证,结婚证,都烂掉了。留下你祖父的照片,祖宗,不能丢。

照片上的祖父,高鼻梁,大眼睛,目光如炬,青春芳华,意气豪迈。

今年元旦,我又找出上图照片,仔细端详,发现右下角有个残缺的红印章。章上“城”、“县”、“立”三个字,依稀可辨。照片背面有从粘贴物上撕下的印痕,还有祖父的名字,毛笔小楷,好看。

桐城中学校史载,桐城中学1904年原名为“桐城公立中学堂”,1912年改名为“桐城县立中学”,1949年改名为“皖北安庆行政区第一中学”,1950年改名为“皖北安庆行政区桐城中学”,1952年,正式使用“安徽省桐城中学”校名。

心头一喜,“城”、“县”、“立”,桐城县立中学,还真对上了。祖父在桐城中学应该毕业于1926年前后,民国年代能上桐城中学何其傲骄,天之骄子嘛。《桐中百年》载,自1925年至1930年,学校

眼前的三五女子,来自“诗经手工坊”。她们身着不同款式的旗袍——京派的随意不拘、海派的靓丽时尚、苏派的温文尔雅,看得见,古典与民俗交织的气韵,在她们周围,缓缓流淌。

她们打开与她们的旗袍一样纷繁斗艳的手袋,一下一下,以成语“探囊取物”的意象,把手袋里的秘密,在面前的石桌上,摆放成女儿们心灵的风景:七彩缤纷的丝线、闪烁光芒的花针、手柄粉红的剪刀、仿佛天下花色齐聚的零碎布料,还有艾草、菖蒲、雄黄、香茅,以及让人叫不出名字,只觉芳馨不可阻挡的草药植物。

是的,她们是在做香囊,百毒不侵的端午香囊。

她们左手拈起一块布头,右手握起剪刀,先是用剪刀在布头上下略略比划,伴着比划,眉头不易觉察地微微一颦一舒,然后,三下两下,果断利落,各色的布头,就在她们的剪刀下,变成了三角、四方、梅花、虎头各有各的形状。拿起花针,牵引七彩丝线,缝缀、缠绕、挑空、挽结;捏着竹夹,将艾草、菖蒲的碎叶,塞进缝起的布囊,又用铜勺,将雄黄、白芷的粉末,充进鼓起的囊中。拍一拍,抖一抖,摇一摇,再酌情加些叶末,提在眼前,晃一晃,赏一赏,嗅一嗅,又拿起花针,缝口,挑角,滚边,点睛,哇,一只只双莲并蒂、娃娃骑鱼、虎头虎脑、公鸡报晓的端午香囊,就魔术般就摆放眼前啦!

“诗经手工坊”,是眼前女子当时一致讨论决定的名字。牵头的女子叫美萍,艳芳、红云、妍波、文珂,都是手工坊各具绝活的形象代言。她们是机关里的上班族,在单位,她们凭着聪慧,带着敬业的节奏,把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,做得风生水起,完美烫帖。

“我们总得有点精神追求的东

流年碎影

祖父陈皖杰

陈向东

规模每年仅三四个班级,平均年在校120多名,20—30名教职工,毕业生20—30名。

只是,我出生的时候,祖父已故去4年了,死于疾病。

祖父没有留给我一张纸片,一个字。祖父去世时,父亲在外乡求学,是村民帮忙把祖父掩埋了,墓地至今都没找到。

老屋有12间,三进,大瓦房。前天天在桐城西山拜见尚健在的吾乡名师86岁的陈应明老先生,他对我家老屋布局记忆犹新。老屋有堂心、天井。天井我印象深,夏日,室外大雨倾盆,天井里流水淙淙,我在天井里洗脚戏水。它下水系统好,不积水。老屋黑楞楞的,破败不堪,夏夜里老鼠肆意的脚步声、吱叫声,还有黄鼠狼站在鸡笼上傲慢的眼神。

那老房子还庇护过抗日英雄。新四军桐城县独立营副政委,解放后曾任桐城县委书记的姚奎甲,当年被日伪和国民党追杀,情势紧急,在那老屋里躲藏过。祖父让我大姑做饭给姚政委吃,和姚

政委秉烛夜谈。政委离开时,手枪暂时不能带,隔天又回来拿。姚政委是中共桐城党史上的风云人物。他曾率桐西游击队,转战于青草壩、野人寨、黄泥岗之间,多次死里逃生。

我总觉得祖父的后半生,和那张毕业照差距太大。

今年元旦后,去了父亲退休前的单位,查阅父亲的档案。安庆师范大学老干部处儒雅和蔼的陆处长,听我说完来意,笑了。

翌日,我看到了父亲的档案。祖父桐城中学毕业后,去了立煌县,参加国民政府办的财会人员培训班。结业后,因要照顾多病的外祖母,返乡办了近20年私塾。私塾班里有国文、算学、英语等课程。祖父人称“好先生”。我们乡好多乡绅名师,他都教过。

1950—1951年,祖父在村办小学做了两年教师,后又不知是不让教还是自己不想教了,回家务农,没有劳动能力,没有生活来源。祖母去世的第二年,祖父也故去了,只

江湖脸谱

诗经手工氍端午

罗光成

西啊。”美萍对聚在一起的小姐妹们说。

“是的,不然就太空虚了。”红云立即插嘴。

“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?”文珂双手撑在桌上,托着腮,一副努力思

“做手工好!我们做手工,不只是做出女红的典雅,还可以围绕传统的民俗节庆,学着做纸鸢,扎绣球,春节剪纸,端午香囊,赠送或者展览,这也是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,很有意义。”美萍说。



考的样子。

“要不我们来做手工,古代有女子乐坊,我们也来个女子手工坊。”妍波闪亮着大眼睛,扑闪着门帘一样浓密的睫毛。

“对,做手工,女红是中国女性特有的魅力,可现在已很少被人提及了。”艳芳学着电影里开会的样子,很有架势地用手拍了拍桌子。

活了49岁。又过了两年,我的年幼的叔叔,又病逝了。

我们家在我曾祖时有染坊和酒坊的。家道如此衰落,怎不叫人扼腕唏嘘,喟然长叹?

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。

从父亲单位档案馆出来,脑子里灵光一现。立煌县,金寨县,1930年代的立煌县,是中国革命的风暴眼,尤其抗战时期是皖省政治、文化、经济中心。20年前我还真去过,那次去得竟是那么没有理由。

是在皋城六安公干,正值腊月寒冬,第二天毅然绝然地要去金寨。车子像甲壳虫样爬了6个小时。梅山镇留给我的印象,红军纪念塔,巍峨的梅山水库大坝,风中到处摇曳的干野味腊货,别具风情的吊锅和皖西美食“十大海”,其他的,了无记忆了。

那一回,莫非有心灵感应?莫非是祖父在呼唤我?

我还是要找找祖父走过的路。

我的祖父名叫陈皖杰,字吉生。

祖父是桐城市青草镇三畈村人氏。



自此,一有闲暇,或只身闺阁,或三两邀约,或公园草地,或美丽乡村,诗经手工坊的女子,随时随地,都能娴静如水,灵动如云,剪纸、绣荷、宫灯、纸鸢、画帕、团扇,一件件手工作品,从她们手里,带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印记,呈现在当下信息社会时代,散发出别具的夺目光泽。

游人渐渐围拢过来,观看着,欣赏着,啧啧称赞。有的掏出手机,打开美颜,对着眼前的女子,对着做好的香囊,拍着照片,摄着香囊制作的过程。有的凑近过来,细观手工制作的诀窍细节,问询自己想加入诗经手工坊怎么办。

“只要你喜欢手工,喜欢传统民俗文化,愿意做文化公益慈善,诗经手工坊都欢迎你们的加入。”红云一边绣着虎头上的王字,一边应答。

“端午香囊,从先秦而始,流传到我们的祖辈,流传到我们的父辈,流传到我们手中。在缺医少药的古代,香囊现实功用是驱邪避疫、佑护平安,文化精神上,则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灵寄托与向往。我们以一份仪式般的虔诚,传承端午香囊,传承民俗手工,心里有一种与中华五千年文化息息相通、潮水般涌荡的快乐与庄严。”眼前的这些知性女子,如此表述她们对端午香囊的理解,顺便也把这种理解,传达普及给一拨一拨围观过来的游人。

“我们还要通过手工坊,把端午香囊,把民俗手工,传承给我们的孩子,传承给可期的未来。”美萍举起一只米老鼠香囊,咯咯笑着说。

“哗哗哗——”游人对着眼前的这些三五女子,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。

一只只端午香囊,被游人揣在怀里,带在身上,以一路的芳馨,氤氲又一个古意升腾的端午。